

護理是圓夢的開始

Practicing as a Nurse Starts Up My Dream
to Help the Needy

■ 文 | 吳旻軒 臺中慈濟醫院第五加護病房護理師



從小就喜歡加入服務性社團，像是童軍團、返鄉服務隊等等，參與這些服務的過程中，體會到「施比受更有福」的快樂與成就感，當時心中就決定未來如果能力所及，想要幫助更多的人，這樣的想法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更加堅定。大學學測後，參考各大學各系招生簡章的分數表，護理系深深吸引著我的目光，於是，立即向家人表示自己未來想當護理師。初期家人聽到我的意願時，紛紛表示強烈的反對意見，希望我選擇一個生活作息正常的職業，連擔任牙醫師的姊姊，還以護理師朋友所遭受的種種負評為例，力勸我打消念頭更改志願，而家人的反對、姊姊的勸導都無法阻止我想成為一位護理師的決心，所以各大設有護理系的大學皆躍上我的入學志願序申請表上。

進入最愛的護理系，漫長的學習過程中面對課業的多樣性與繁重及艱澀難懂的學理，嚴重打擊我的自信，這時，才發現沉醉在成為護理師的夢想時，所需做的準備多到自己無法想像，頓時滿腔的熱血就像洩了氣的氣球，瞬間消散，對護理的熱情更是一落千丈，這樣的時刻，幸好還記著自己的初發心、自己的義無反顧，不想服輸的念頭，才支持我度過一道道關卡。



因為就學時的急重症課程是邀請臺中慈濟醫院護理師群擔任講師，當時覺得講師們很有趣，而且都很和藹、有耐心，故畢業後就選擇至臺中慈院工作，報到當天就進入內科加護病房。對於自己第一份工作要在急重症單位覺得忐忑不安、頭皮發麻，幸好單位的學姊們都非常熱情，也很樂意教導新人，有問必答，在一群都是女生的世界裡，雖然感覺如同學校老師說：「男孩子在護理工作職場上會比較吃香，但是因為是單位中唯一或少數的男丁格爾，所以在工作中更是需要小心翼翼。」尤其像我容易丟三落四的，更是常常受到學姊們的「關注」。

可以獨自上線照顧病人了，但沒有學姊盯著，難免少了種安全感，每次進行基本的護理、給藥或是協助醫師進行臨床處置，總是戰戰兢兢，動作與備物都比較慢也比較久，為了能夠趕上工作進度，自己完全專注在手邊的工作上，常常無暇他顧，很想為病人多做點什麼，心有餘卻力不足。這樣的壓力下，不由得也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，心想任憑再怎麼努力照顧病人，也眼看著他們不敵病魔的摧殘，生命在自己的眼前流逝，覺得當初想幫助人的夢想，怎麼是充滿愧疚與沮喪。

離職的念頭不斷浮現，學姊、同學、學校的老師總是勸我再給自己機會，並且表示在內科加護病房的病人大多數都已經年老，病情也相對複雜，治療及體力的恢復都不及年輕人，我們只努力給予病人的需要，期許病情能慢慢好轉，即便有那麼一丁點的好轉跡象，都是內科加護病房醫護團隊最好的成就……在這些鼓勵及支持的話語下，自己終於沒有放棄，決定努力的試試看。

新手時間過得很快，轉眼間我已經不是菜鳥了，但面對即將逝去的生命，挫折感和無力感仍無時無刻充斥在我的心中……

直到有一天，照顧一位因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(ARDS) 被放置氣管內管的阿伯，使用呼吸器及藥物都未有起色，住進內科加護病房不到 24 小時，醫師向阿伯的家屬解釋，「阿伯的病況危急，若要拚一線生機僅能放置葉克膜。」當下的狀況其

實醫護團隊都知道，阿伯即使使用葉克膜，生存的機率依舊十分渺茫，當時家屬無助的神情，不知如何是好的無奈，深深的刺痛我的心，最後，阿伯的太太以擲硬幣的方式，決定請醫師為阿伯進行葉克膜治療。使用葉克膜後的阿伯病情仍十分不穩定，醫護人員陪同阿伯歷經幾次的生死關頭，而阿伯就這麼撐過反覆性的感染，放了一條又一條的胸管，病情穩定後又切了氣切，移轉到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進行脫離呼吸器的訓練，再轉到病房，直至出院。醫護團隊陪伴阿伯對抗凶猛病魔的這段日子，我看到了阿伯的勇敢，也了解到生命的韌性與信念的堅持，讓我對護理的信心之火又熊熊燃燒起來。

故事並沒有結束，後來阿伯居家復健成效很好，某天家屬陪著阿伯走進內科加護病房探望我們，親切的跟醫師、護理人員打招呼，並向整個團隊親口道謝，主治醫師、阿長、學姊及我，大家都感動到眼眶泛紅。我又親身體會到當年「施比受更有福」的成就感，再次堅定了我的心。

很慶幸我是一位護理人員並且能夠在內科加護病房工作，儘管我的能力如此渺小，儘管我還是要努力面對生命的逝去，但病人與家屬回饋給我們的都是大大的喜悅。生命的故事不斷在眼前上演，期待自己更加精進，能在護理生涯中散發光芒。☺

